

露

書

露書卷之十三

莆田姚旅園客撰

異篇上

萬曆間事多書甲子

仙鬼盈前異事錯出俱堪攷德寧廣異聞至於災祥則天之仁愛人君者散見諸書頗輯其尤

林太學尚炤之祖先是寓江右一道士將銅印來質太學不知也後數十年太學移居江浦夢道士取印甚急莫解其故時江浦伏龍山建玄帝殿宇有道士亦夢玄帝命至林家取印翼日來取正訝彼

此之夢相符因遍覓得於佛龕中塵埃積封之矣
洗視乃北極玄天上帝之印遂送殿中供奉其求
印辟邪者立效因是踵至所得香火錢即可供一
山之用云 丁巳年

龍巖蘇總十歲時在其邑三清觀讀書道士日浼其
填疏封蘇厭之一日戲書玉皇大帝夜夢玉帝仗
劍欲砍之云王皇猶自可大帝竄難當蘇謝以戲
本出無意已而云賴汝責當爲長史姑恕汝蘇驚
寤告其父父次日設醮以首過蘇後中甲科終益

府長史

蘇鑣入春闈闈中忽失火家中素虔供玄帝忽見帝
傍侍一人舉已過墻得免火厄是科蘇得捷

補陀山住持真表驕悍飲酒噉肉好以微過撻沙彌
至重傷徒訟之守守行郡丞龍德孚勘龍素好道
愛民時欲取蓮華經三十六部火之令三十六房
僧跨其上誓無再破戒吳叅將止之乃火一部令
衆跨其上處分畢龍往禮如來再拜而兩髀病輒
遍體大熱胸中結一片如盂如石昏憤中若有所

按治又有若伽藍者奏曰此雖罪大顧其人奉道
愛民內傳佛旨曰奉道毀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
罰作三石牛嗇官旋有送此官劄子到龍不受力
事懺悔久之始許而甦則不粒者十日矣

三十八年庚戌五月十三日午時猛緬土司阿南罵
者見金甲大將騎紅馬一匹從大門中道至廳大
聲言曰吾乃西天神將奉旨到此隨有雷一聲大
將不知何往遺批文一張上書西天觀音大士勅
遣牛頭千身元帥前往金子江九劈臘地方波九

姐家查得一家七十八名一歲殺牛一千二百八十四頭已經拿解收入千牛半內禁錮復差本將前往神州十三縣查訪據彼中世界屠殺腥穢鼻不堪聞的得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名陸續選將挨拿到天割肉飯牛正法等句因申報順寧府署篆余丞差盧相赴金子江查勘見一村屋盡燬止存周垣內一婦行出盧相叩問波九姐在何處答曰就在此住我名梳棗是九姐大妻本年五月十一日天火將屋燒盡被天將縛我家七十八口每

一人用一牛駝至西天坐牢蒙觀音大士分付此婦一生不食牛肉每諫波九姐一家不聽姑放回令與倚高馬哨韋罵做妻語畢不見盧相又至韋罵家見此婦果在彼家煮飯問其故荅與前同余丞異其事因通詳院道

嘉靖三十二年潁州寇叛姚良客商丘值難伏雞籠中見籠上三神寸許緋衣賊提劍三匝若無所見因得脫

漳平陳乾仁友人誦道高王父也年八十病卒見閻

王傍判官指爲錯勾云此乾仁尚有冠帶又有酒
三杯未飲嗣是飲酒不以三杯爲度至八十九初
赴鄉飲例飲酒七杯是日無介賓府倅署篆只飲
三杯而起又見其貌丰采立命吏送冠帶乾仁內
不自安抵家而卒

寧洋吳從心爲興化府訓年七十二病卒見閩王大
門對句云胎生卵生濕生不生形化氣化風
化化化無窮比見王王云壽應八十四放歸歸由
蜉蝣關問之有荅云世人朝生暮死關故云然吳

後至期果卒

仙遊縣王嘉錄乙未年遇太乙仙人引遊諸地府見
黑風司對句云仁義禮智信奸貪殺盜淫又對云
法鏡無私生死只憑青帙檢業龍自造輪迴常遣
黑風吹蓋司內書籍甚多皆青帙注人生死者

寧洋范心宇正月病卒至闕王門前門者不與進范
望其故叔從事庭中以告門者始聽進叔索簿與
看註二月十五日是其卒期范見簿富貴者盡朱
書中等者濃墨書貧及無子者淡墨書

嵩山前陳某負美姿而多所私然供大士極誠敬一日同游元封入吳楚憇虎丘寺元封欲入閻門訪客陳以已疲且元封卽回令反肩去元封爲客留飲遂忘反肩陳至次日始回開戶而陳始甦蓋爲閻羅王攝去訊淫狀擲冊與看淫一人則註某氏下硃筆一又若寡婦則數又正彷徨中見一童子持牒至云此大士弟子請歸自治之王乃顧判官閱善冊回言有三善足以相准亦與看其一則避雨玄帝廟見帝頂上漏發心修理其一則見老人

過危橋急趨往扶其一則濟貧因付童子領歸陳
只謂一覺耳不知已隔日也

丁酉游元封母病子驥願減算與母母竟卒七日驥
忽厥半日始蘇云三茅君召訊減算狀云王母有
宿業今以減算故超淨土已驥見其王母著故衣
當堂換鮮衣去及下堂陞見兩傍有門門以湘妃
竹爲格格內人頗夥若囚狀顏以東岸西岸余謂
元封曰詩云宜岸宜獄岸亦獄也驥勿不出此所
云信有之已或云三茅未攝事則未覩靈寶真靈

位業圖耳

乙巳秋張浙門病危爲鬼勾去至善惡速報司門前一卒自內出曰非也勾焦尊生耳張問何以勾焦卒曰其妻某氏生魂告天張謂勾已之鬼曰焦吾知友姑且待之鬼言此非可久住張意猶不決鬼因言近此有水可往浴以待之張問淺乎曰淺至則大海波濤一望無際張怪鬼給已鬼作色因推張入水張始甦則死已半日矣卽令兒偵焦踪跡焦無恙也至晚焦在床臥穴帳而出伏地而死

壽光一生新娶婦父卒廬墓婦侍姑家居夜有人穿孝衣作生入婦室且屬曰勿言也婦怪其飾行旦告姑姑召生責之生愕然未歸也生憤婦悔俱投繯母訴之令令王國相禱之神夜夢一人穿麻衣首戴紅旂過其前因問此間有召洪旂者乎左右荅有之諸生也洪旂卽婦隣窺其美而計淫之也卽徧攝衣工問誰爲洪作麻衣者一工前認隨從洪家按實付諸獄

董喜令妻死於外家藻城李尚賓唆其誣告妻父王

惟一惟一疑之尚賓詣城隍誓以自白不數日尚
賓病云城隍遣一將軍捉之遂氣絕其父兄時議
告惟一尚賓復生曰我唆人妄誓致神追攝尚可
復犯乎語畢而死已而復生曰將軍縛我於樹向
他處捉人去矣已而曰將軍來矣叫號而絕

長安有莆田會館館之樓上祀莆城隍有懸燈供神
者夜半燈落案上因燒案館內聞無人惟陳刺史
汝礪寄寓夢中聞剝啄聲問之僕曰無也就枕而
剝啄房門聲愈急起視火光徹窗櫺案燒將盡因

共撲熄又一夕燭落樓板上燒將穿周遭遇水而滅天明見者共相嗟異

圓圓常掠蒲城後掠同官同官民人姚某有營力角殺數人圓圓因棄所掠輜重而遁既鳴同官令令通詳當事厚賞姚某姚獨愛一騾納直得之騾卽圓圓掠之蒲城者後騾主見騾執以送蒲城令令方苦失事卽以姚某抵盜姚訴之御史臺臺檄馬長安呂咸寧某同官會勘呂卽蒲城令而調咸寧者擬姚抵盜捶姚至斃馬不敢直同官令亦不敢

申前案時在西安城隍廟勘姚臨斃叩城隍曰吾死聞天子殿前不放彼三人旋而呂亡同官令與馬亦相次就隕人謂鬼神冥冥而昭昭有如此者

丙辰
年事

潁州訓朱顏正二僕長曰羅寶幼曰陳機寶與機嬉誤傷機死佯告朱曰誰毆機斃朱執門役投州門役哀籲城隍宿神座下三晝夜寶忽白晝瞑目合掌長跪於廳中曰樹杪有三神衣紅白青拷訊極痛楚自訴陳機是我打死始麗法而門役之冤雪

露書

卷之十三

八異

珍珠橋宋一范居去馮開之祠不遠因讀書其中宋
素善禱一日天微雨獨坐書室忽門自開狂走雨
中跪手足如縛口稱金甲將軍罪之其師陳聖典
禱於對門之關聖祠旋宋生見關聖至則金甲將
軍遁矣關聖隨欲去宋祈懇恐再至關聖曰我賜
汝印遂印一印於生掌中師及諸門人細閱之則
漢壽亭侯印生遂甦印紫色半日始消

秣陵小較場中關聖竄靈顯陳會卿之僕勇兒其兄
嘗五鼓過之取道較場中見儀從雲擁燈光星列

而升將臺此人遠臺而行往往與士卒遇不得前進至曉寂然始悟爲關聖較閱陰兵也

使琉球海上天妃每著靈異但值風發必有先徵或爲蜻蜓蚨蝶或爲黃雀紅燈籠令人得預爲之計信之不篤者往往受其驚恐

真州新城

地名

所祀都天神五月朔龍舟人爭往禱

初五舟事畢其晚人爭往謝謝畢卽各趨歸家不得相問及失物不得問問則闔門病起極稱靈驗舊俗相家人亦不得問問則闔門病起極稱靈驗舊俗相

沿莫詰其故

癸卯閩焦太學附鱗魚船入京途中水手盜其金四
鏤藏諸花盆內遍尋不獲至宿遷金龍四大王降
神問太學金獲乎因登舟指諸花盆發之盆內金
具在

福州鼓樓下一吏宿其下閣樓上兩扶髀木童子言
曰明日呂仙過此作何裝束次日吏領文出見一
人裝束如童子所言者卽尾之至大江邊呂以杖
撥水作兩朶蓮花自立其上招吏吏不敢上呂自

度江去吏悵望問其地則滇南也因訴仙誤事官
驗其公文乃當日所押者因給引與歸

先是福州一道人賣墨口念云買者苦不買者亦苦
墨過手已而皆變爲金始知道人卽呂仙買者怪
其少不買者亦懊恨無及

余友諸生林岳圖游九鯉湖至四溟有兩老翁揖之
去有所供具且拉之過林生家見家方燕客某某
在座旋揖之歸初同游者失林所在皆失色及林
歸已數日矣後至家質之果以是日宴客

合州雲賓里李甲喜行善族有孤者撫之數年孤亡
遺地數畝其同堂弟李曜欲奪之甲卽推讓後曜
曜納遺地均徭曜怒率家中二十人來殺甲甲曰
生死有數何避焉忽屋後熊家山降一道人面黧
黑頂縮三髻戴一木長數丈木兩頭各懸一布袋
至甲邊問故甲告以故道人曰阿彌陀佛因趨迎
曜將相及道人頭轉所戴木兩布袋將田間水盡
兜起高丈許人盡倒水中殺心遂消然道人唯曜
見之餘人不見也曜隨得癩疾因發心入道疾亦

旋復

漳平朱鼎一書室羣戚子弟肄業其中忽有擲瓦石者朱於靜室鋪香未於卓祈書何神便卽修供卓上書呂洞賓朱因設果醴爲供拜庭下見筵上暨一劔其薄若紙嗣是祠禱無不響應後半載呂書數字云欲他適今夜與諸仙聚樂屬諸生無妄言諸生夜於窗櫺偵之是夜昏黑一更後異香逼人霞光矚天於霞光中歷歷見八仙形影諸生中有廖存仕者不之信曰彼幻形以惑人耳安得真仙

忽有四人搜廖貴十五板而去嗣後寂然

朱鼎既供呂洞賓書室求呂一聯句書室前有顏垣
呂題云懶築土牆怕風月怪吾拘束剪開蓬棘放
江山入我情懷

朱鼎書室中肄業有陳九敘者不信所供爲呂仙陳
之父信之祈問九敘前程呂書云淮夷獻琛陳亦
不知所謂是年嘉靖辛酉鄉試場題是景彼淮夷
來獻其琛四句九敘果舉於鄉

武林何洪其仲子病請徐承爲扶乩適純陽子附此

賦一詩曰三春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
付杜鵑休叫月一窗香雨濕春沙何閱詩知子不
可救然時在冬詩云三春意死期尚遠後六日仲
子竟死何異之屬徐更請爲問所以荅曰三春者
六日人也蓋春上有三並三而六耳

蘇中書潛父將還朝問箕仙前程則題曰使乎使乎
蘇又問以何差書曰騰騰任運三年後又駕慈航
過兩淮抵京果選御史已而有巡漕之命再使三
晉而外推

漳浦鄭秀才在寧洋縣授經館中忽有一仙至不見
形欲問事布香末几上卽書以對嘗自題一詩曰
去去與來來歸心不自裁水行看水止花落待花
開又索對句題之曰敬亦多術矣其庶乎道若大
路然則就之

米仲韶繕部好奇石家有歌童甚麗又作勺圍於海
淀多奇致上元因縮勺圍之景於燈上比生日薛
千仞作四奇詩爲壽鸞仙呂純陽次韻和之翩翩
仙氣信非塵凡所能及和米家園云鷺頂蒼烟鶴

背風都歸鴻寶小山中御溝遠接無涯碧上苑新
分不褪紅五朶花前攀桂子四人位裏采芝翁釀
成一勺寒泉酒園客千年飲不窮 米家燈云日
出扶桑海淀光星能吞日海吞觴燈中剛阜園中
具園裏春秋燈裏藏深護秋蛾侵短燭早催春燕
上高梁百年壽考千年業羽翼羣公照玉堂 米
家石云米顛今作米家仙痼入膏肓止一奉常帶
峯密到衙舍每移案牘布山川秦王鞭石驅令海
漢使支機覓自天欲頌君年舉君好南山雖大未

爲堅 米家童云清歌往往繞梁塵天寶年間無
此人苗苜頗分看石眼櫻桃只向奏音聲遺游湖
海魚蝦隊許侍者願文學臣微得四明狂客句舞
場不枉此生身

江州朱原虛有綾錦十餘篋及亡原虛以二弟幼
私而不分二弟因而困之一日鄰請紫姑仙原虛
與索詩紫姑題之云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
各淒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見姜家布被香原虛
感泣立召二弟還與之紫姑仙真正直之神也

嘉靖五年承天洋渡口忽陷成穴有女子衣絳綠常坐其上一夕忽痛哭河遂決

休寧江潭

地名

李氏所居宅後廳云唐時所建每有

神在廳吹簫李應旂云其祖時往龍虎山請天師鐵符驅之其神遂移居宅後樹杪時時簫聲出樹間今宅雖燬樹簫猶故

臨洮尹鞏頭名繼先徽欽時人至元爲僧成化間成國公見其元時羊皮度牒相與駭異及劉瑾時瑾欲威劫其術尹不荅遂誣以妖緝送法司閔司寇

營救得免後於鐵鶴觀發土得鐵鶴跨之飛去

南京留守中衛指揮解道嘗入朝與張真人遇真人
與道拱手時禁百官在班中不得拱揖 高皇帝

詰之真人對曰臣不敢言言則道死矣固問之真
人曰道天上黑煞神也故臣爲加禮道旋趨出至
午門前立化 高帝乃賜祭凡三易祭而尸猶不

什問之真人真人曰須上賜乃可帝乃解所服大
紅團領袞龍袍賜之袍始加身身卽什今解氏猶

有道像正服所賜袍

出家傳客座
贊言微有紀

應城趙童邑人云洪武初已乞食於市毛髮黑白無
常雪時輒露坐去坐丈許無雪溽暑向赤日臥身
無汗垢平居不出應城邑人多於襄郢荆岳間見
之嘉靖己酉秋遍辭市人曰吾行矣越三日張真
人迎之去懇長生術童不荅真人怒加以刑童遽
死令人瘞之昇棺覺輕啓視惟一竹杖在焉

卓晚春吾鄉南渚林人自號上陽子一生蓬頭跣足
或嘲之荅之曰天上逍遙卓晚春桃源深處老乾
坤倒騎黃鶴歸海上腳帶青天幾片雲雖寒冬嚴

霜只着黑麻布裙背加青紗帕子夜必露宿石上
日必浴於溪飲水數十甕曰漂我紫金丹言人休
咎皆驗人呼爲小仙當道幕而謁之者卓槩與抗
禮喜林三教心性之學日與之游或問天能壞乎
曰天亦能壞子時一陽始生至寅而全午而盛酉
而漸微至亥復生又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立極
者如年之十一月或曰世廟好神仙召之至武
林而物化化後有見之於永嘉者卓初蒙召謂人
曰我行後江口橋石拆莆陽變矣隨石拆城陷於

倭其言良驗

宜溝驛江道人已得丹法而隱跡人間諸秀才讀書
寺中道人間日卽以酒核集諸生笑語諸生怪其
不事事而能用財不絕黠者數人私治具邀江酒
酣求其丹術江拒以不敢輕傳傳卽有禍諸生怒
環以杖攻之江執愈堅因蹴蹙而歸道逢里中張
長者憐之供於家江求長者寵姬兩人閉房中坐
功可得速愈長者雖許之內頗不平加一婢守之
云有他意卽共擊之江默坐一月髀平復卽辭張

去其行如飛不知所之矣

辛卯年朱仲成觀察計借至宜溝親遇其事

濟南王勅讀書大佛山與僧登山僧先行見山頂有人至王生也使沙彌下取食閉戶讀書又王生也嘗與樵者十餘人期樵各行一道晚歸十餘人皆見一王生人以爲仙云

王勅以進士及第爲太史出爲陝西督學嘗行部望見黑雲一片呼從吏往捉雲來吏笑而趨至則雲落地爲石矣吏取以奉勅擘食之

成都有西域僧云兩臂爲佛所執以水洗之輒蓮花

繫起臥水中入定肢體皆青及出定復桃花玉潤
袁中郎有醉叟傳稱其人盡日沈酣不殺食惟啖一
切蟲蟻之類云蠍味大佳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
獨蟻不可多食食多則悶蜈蚣去其鉗夾以栢葉
生置口中得意大嚼問之曰無益直戲耳此人口
中常念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亦異人也

吉道人既醫魯中貴中貴悅之與同臥起一日道人
辭中貴曰吾卽有大難關三木須三千金乃解中
貴曰住此寡出入安有難道人曰住此死矣惟大

難乃解中貴不得已以三千金銀器皿稱是聽其所之道人御官舫日買酒歌唱自杭之蘇時巨盜趙龍劫江陰宦家遷者怪其蹤跡中道擒之去江陰令利其財隱其人輸官二道人初猶辨加以三木卽自誣服粵中貴及道人親知聞者無不具書白其寃令業以獲盜聞不聽白而當事亦稍稍聞其事矣久之太倉獲真盜趙龍通詳當事道人禍

始解令得劣轉去

醫魯中貴
事兄技篇

李少叅爲蘇侍御潛父言其鄉之蓬溪縣有尼僧能

說法老宿不能發一難縣官惡之砌之儀門內方
僅留一竄數寸許年餘如生釋之嘉定州守迎致
去仍閉之關中三歲餘不食不飲神愈王色愈澤
今猶在也 庚戌記

吳女仙潯陽都司前人幼持日月齋長適郭東市販
家不茹葷酒者三載偶歸寧有道人過門因渴與
茶道人授以真訣得逆轉法又三載爲庚申歲年
始二十三而天癸絕日惟啖松枝柏葉而已朱脣
皓齒肌潤膚瑩不異火食人但頰暈微金耳人因

呼之曰吳女仙

余友林弘
伯爲作傳

徐氏滕縣魚村張祥妻事公姑孝姑薄常限其食徐無怨言一日出餉泣於道遇道人問之徐告以故道人袖出桃一片與之曰食此可免徐氏食之數日不食姑怪之以爲竊食其蓄棗驗之封識如故由是不食者十二年懷妊治生如常人

儀真樸樹灣周祥婦張氏姑病一道人告以人肝可療婦問何從取之道人曰右腴婦密買小刀乘間取之煮以啖姑姑病立瘥有司奇其行給以月糧

吾鄉涵頭鄭震妻方氏見翁病篤割肝活之巳未年

蕭鳳山寺僧清敘母病危困割肝以啖母母遂愈後
刀瘡未愈一道人以散敷之立効欲問道人住止
轉瞬不見矣割肝事 太祖有禁而方以救翁清
敘以僧皆不得旌

蔣素園有五季丹一名六始丹服之閉關坐七日可
延年一百五十坐五日可延年一百二十坐三日
可八九十歲彰德守林元和服之只坐三日骨節
皆響暖氣蒸體林不奈久坐卽出關後冬天多單

衣赤足跣不畏冷年八十四而卒

曹縣守清寺庭植二梧桐一已久枯辛卯閏三月望日一道人跌坐桐根上索水嚙之曰當復生人不之異也夜半朗歌詰旦失所在越三日根中萌巨芽旁苗二十四葉鬱然成樹

戊申亢旱一僧頂負泥歌於市曰老僧頭上載黃泥五月下雨還未遲黎民黎民不要散黃豆下土收一擔好事者跡之旋不知所之越數日大雨

永安縣林明者人家養魚多寡能以竿橫池上令魚

躍過竿數之百不差一又永安上石

地名

吳十九

郎嘗習法龍虎山亦能以竿數魚一日兒媳盜食
數尾吳不知爲婦也將草一根折作十段弃於水
媳輒心痛欲死因吐盜魚事吳卽令兒隨水尋所
折草儻得尚不死兒不能得媳竟死蓋折草作十
段者謂三兔七兔隨水去耳吳於是痛媳死非命
將劍剖石藏所習書於中今石猶有劍痕後有欲
取者輒雷震而止

又有云寧化一道士養魚池中間持一竿水上呪之

使魚躍過竿以核其數一日數少問之家人云
也道士因束草爲人呪之于媳自足漸病始吐實
道士剖草人視之云腹中黑矣無及也媳竟不起
此或卽吳十九章而傳者差異

洪洞有獨脚鬼高三尺俗謂之毛鬼能盜谷米不能
盜金錢人家多養之以爲利與之帑如升大卽可
得米一斗但怕人罵米爲所盜罵之卽送還其家
山獠獨脚是豈其倫耶

洪洞劉應時所居傍三真閣一夕從友人飲歸見一

鬼在閭重簷上坐懸足至地見劉至縮足簷上或曰揭帝也揭帝卽今葬者所用開道神、

堂邑蕭大才言已爲諸生時夜歸必有兩童子携燈送至門進門而童子滅後只令洪洞復除襄陽卒於官

漢州白比部

受禾

與姚百雉言其鄉劉刺史

嗣傳

每

夜至其家必有兩燈送之見燈而不見人白甚異之後官止州守而白亦甚訝之

福州林紹用初授茶陵守左右白初官皆祭儀門不

然卽不利林時年二十一少年英爽不聽白比謁
當道回進儀門忽拔轡傍劍自刎死

高平牛司農

從龍

喜啖牛一日見牛頭人謂之曰啖

我子孫多矣今須償之不數日從龍卒

洪洞盧
大恭談

龍巖秀才廖應袍爲父造墳初聞山見一樹半倒兩
枝槎芽傍樹爲礙墓地令工王貓兒砍去倒樹其
王貓兒夢一神黑臉戴幘頭舉劍向貓兒云此
樹有罪吾枷之者若于年若奈何損脫其枷向王
便欲砍王苦言是廖秀才意神復言秀才亦慢我

然汝慣在山汝罪爲多王懇饒叫呼而醒汗流如漿以語廖廖是日祭禮果薄次日更厚設牲醴而禱焉後亦無他

莆東黃

地名

黃啓台宴客於後軒酒闌出前門散步

守席童子見青臉人將菊花盆捧置筵上驚報主人客爭趨看見盆甚重而筵壓不壞方相對駭異而前門火起

吾鄉北山社在蘆塘南塘西有長堤堤盡處爲苕里壬子秋夜月如水許岩長諸人堤頭戲飲茶置甌

於宵旋覓不見舉頭則在屋瓦上蓋山鬼遊戲耳
楓林僧照晃施食其徒偶不虞所施食碗皆爲鬼接
置樹杪

固始許在廷守遵義只携一子隨任一日子見一人
穿紅袍坐內署堂中間之云我楊某也爾何據吾
室比呼人卽不見矣其子由是病寧於任許守亦
隨繼之

秣陵董千戶住螺螄灣辛亥年張爾建携外弟陳
生借其居樓上肄業樓建天井中四溜環插八窗

玲瓏可望鍾山陳生夜聞環窗瓦上有人馬馳逐
之聲以告張張殊不信後察之良然越兩日樓前
火起居盡灰燼

陳孝廉

廷萊

選貢入南太學所寓樓夙多鬼孝廉作

罵鬼文遂絕響又樓下堂中夜發鬼火孝廉以兩
足蹂之自是亦熄

陳爾教在十廟肄業晚進劉廟見鬼高丈餘在階頭
爾教不顧徑歷階而進鬼漸逼之爾教以手力推
下階影遂滅只聞作車輪聲經時始息

宋煉令寧洋時公署後有高樓宋見樓上有一物似
狗大如猿能從門縫中出入及跡之則空樓無所
見宋後以艱歸復薊侯官縣三月而亡

湖南尹督學駐長沙嘗見署後樓中有祟出沒因毀
樓毀後見舊屋主楊方伯衣紅而過遂病不起

余司城闖人寓寄秣陵珍珠橋其僕媳爲妖所憑僕
陰訴之城隍神許次日爲治至期僕於室中盡布
窳灰夜二鼓僕媳房中覺陰風冷然旋而盡室聞
鉄索聲次早眎之灰上有狐跡自房而出後門妖

遂絕

京山潘四與羅丑狎因而狎丑之妻丑忿欲殺潘藏
刀以待之潘知絕不至丑寂不得飲復招之一日
潘至見丑在樓上晒麪問之云以釀酒進房見床
有臥人意丑婦別有所私卽掣丑所藏刀殺之頭
斷不見血就視卽羅丑也始知樓上對談之丑乃
丑出神耳潘逸去丑之妻兄弟跡之至景陵西湖
堤上見巨人不放行云我方相也已而曰爾緝潘
四乎方放行且屬之云潘躲武昌弘山寺茅屋內

果得之

天啓二年壬戌十月事

丁巳余客楚遇漳浦趙廣文云今歲泉州甚疫死者數萬人士大夫多親見鬼後鬼言欲索食於粵士大夫盛設侑席爲餞皆穿大紅親與鬼酬酢

陳爾官僕曰陳三偶病狂易曰爾陳三匿此耶索汝數日矣以家中氣燭不得進纔從窺突下始得汝旋自言曰勾我須以激已而復自言曰此六合陳三也我江浦人鬼遂去跡之一兩日則六合陳三死矣

里中盧拱商人取便只呼爲盧拱嘗夢見勾人所持符有盧拱在其內符中人漸次就歿盧茂茂候死不知已所以獨存者爲何後其兄拱宸客死於楚計至始悉其故蓋兄嘗給引稱盧拱耳

里中林葉蔡秀才病篤爲鬼所勾比見閻王云非葉蔡也勾邪迷惑衆盧文輝耳不久而文輝死

里中宋光台孝廉先是嘗道見死人脫已所著白絲縵衣暴而瘞之後秋試試官燈影下每見一人穿白縵求取宋卷

李宗定在秣陵隣有夫婦並死者宗定爲斂埋之後
宗定夜寢見死者夫婦從窗從之起宗定謂鬼魅
耳堅臥不顧已而鬼踰窗挾宗定行方出戶床後
墻塌家具俱成齏粉

余鄉黃司農

鳴喬

權揚關時夫人病危篤自意不治

夙夜憂百餘人披髮求救云垂救能延夫人壽命
及入金陵同鄉旅寓於京者告以鄉人旅觀向措
寄一室爲春漲漂散議營義塚收糶以作我月貢
公黃卽捐俸薪百金爲管治焉嗣是夫人病良愈

京山庾桐館穀於桐城魏廣文許一女就之自稱

花元君雖與庾狎常禁其縱庾與魏同飲元君輒與庾同坐魏不見也與庾談魏不聞也適庾歸就試問以等第元君云三百縱橫看九九顛倒顛後庾試居三等連一二等計之正在三百八十一名

全州劉孝廉私一女後有妖亦狎此女劉教以請法師治之妖怒曰彼若治我我能制其死命居無何劉果死死數日棺有微罅闔之已不見尸遣人四

散覓之在一山洞中

袁州伍節推禮順談伍全州人

寧洋縣芹萊洋一法師夜守稻一女鬼黻之法師曰
我官也豈肯褻合鷄鳴而去次夜法師慮其再至
在家布壇演法而往此鬼至師復結印念訣鬼跟
躡奔逃此鬼來時必帶一手帕及食籬挂於枯枝
此夜不及取次夜至師前長跪哀鳴云失此二物
則失衣食願還其一師以食籬授之鬼臨去曰得
帕可享用十五年師初未知其奇也後偶頭重以
帕束之至塾看教授教授聞其語而不見其形始
知此帕可遁形每夜束以取石綸輒得五六十斤

蓋山間之物皆有神守之束帕卽神不及守耳比十五年果夜死於溪傍失帕所在鄧成藩廣文爲諸生時授經其家出此帕視之以試門徒無不隱形者

何僉憲

存欵

四川溫江人嘗夢呂洞賓欲附已次早

發夢於家人家人並同此夢旋而頂門冷氣一線入腹腹中能言云有事皆豫報久之遇一僧道有妖氣不治且死越日僧過訪坐間密作法妖在腹中窘迫云我姑蘇楓橋白蛇精也何相苦爲僧不

聽隨僉憲禔宗數聲妖絕而身亦半枯矣

余里中林若愚孫女有姿容同亭午折荼蘼花爲妖所憑且拋甌中屋人有齒之者卽拋甌中人不中
人從耳邊過後窮其山斫花樹妖亦寂然

前庫前陳九哥道逢一女甚艷麗目之女輒隨之與
褻覺衣有荷香後無夜不至踪跡稍露或詰之曰
妖也跡之一夕陳尾之至小西湖而滅後絕不至
或曰荷花精也

余鄉黃太學

鳴坊

既亡其家多怪其婦晚見一人白

袍臥床上因與諸人坐守之至五更忽不見自袍人按驗床上只二軀耳

京山李宗定舖房賃人住住者見地發光掘之見一棺棺內青布重重捲一美婦人肢體柔軟猶生因卽掩回里中訛言住者埋一婦人必其殺人不得已復掘視以自白再掘不復見棺宗定令深窮只見方磚數十厚五寸方尺許上篆漢建元二年製壬戌容江夏僧幻如爲余言十五年前其地烏龍巷人端午日競舟舟入水底越三日始出問之云在

水底若半餉競渡猶故供給樹標不異人間但在舟之人出水越日皆死其徒宗學云城中雨龍巷人亦然越七日始出所食吐出皆青泥亦越一兩日並死今兩巷居人絕不競渡矣

代州夢給諫

詞

與一叅將結姻叅將死楊遂有其妾

一日見叅將立房脊上挾弓矢射之楊因作文祭之曰吾恐其流落也數日楊竟卒

洪洞盧大叅談

深陽張氏歸諸生唐有望閱三月而唐卒初欲以身殉以姑諭而止於妯娌與史及趙爲差厚側目者

蟻以蜚語史以告張張卽引刀自決諸妯娌奪其
刀以牲詛擇之連殺二鶩鶩血盡白背心悸因捧
刀而藏之張竟投經死死而色如生屍泣者三日
釋達觀旣下獄乃坐化人初不知比三日異香逼人
跡之始知

余鄉陳堯仁讀書美少年也未娶而卒妻居去陳居
十里而遙是日妻見陳自外進內跡之不見閱次
日陳計至

先子素節俠自知卒日對門陳氏曰鐵指甲者性剛

直人因呼之遇先子於路與揖行數步始憶先子
已卒驚仆地

余仲弟鼎鉉因起文卒於福州是夜三鼓余母聞仲
弟呼門聲甚迫而門剝啄亦甚急起問寂然次日
屍至蓋少年英銳之氣未散爾吾鄉關氏子余弟
處之厚比弟卒事事相背後關從事南都病革呼
姚伯貞今爲玉皇香案吏令我入地府言畢而死
伯貞弟之字

歛畢力德初艱于偶族人漳卒於沂其父鉅年老而

貧一夕力德夢漳歸口吟曰何事羈棲沂水東關
山越盡夢中逢六旬椿老憑誰託萬里萍飄悲路
窮野草吐花空爛熳荒村有月總朦朧君能爲我
供甘旨願送雙珠入掌中力德因爲鈿終老計是
歲舉長公懋康後至七子

莆東洋

地名

陳思琦旣死諸從思衡任秣陵奴婦在
門前浣衣忽見思琦至喜問曰何日離家思琦荅
之曰我某日離家卽轉身進內奴婦尾之以告主
人主人覓之不得謂此婦作怪隨家信至云思琦

某日死矣蓋死之日卽所答離家之日也

四明屠尚書在任一僕在家爲持家乘此僕乍死有
龍沒之者亡僕卽至京見形謁尚書尚書初不知
其死僕爲陳帳目顛末尚書旣悉僕卽自下至上
其形漸消尚書怪之數日家信至始知此僕已亡
爲見形見已也乾沒者聞之慚阻一一償債

田叔
談

朱仲成觀察肄業曹溪寺僧借其室作齋有老僧卒
焉朱後夜讀燈忽作綠色而滅朱拋書欲睡燈復
明業疑爲老僧作祟後夜聞床下歎聲後夜方就

枕聞卓上榻管作響朱因語之曰老僧耶將管三響管果三響朱命僧超度始寂然

胡友信抱憤卒於官繼胡令順德者爲漳人沈欽僕從在官舍夜輒爲鬼所困狂呼沈只朴責僕人而已後沈在燈下刀牘見胡朱衣冠立傍沈佯不顧如是者三夜胡乃以指滅燈沈亦不理只命點燈來又如是者三沈乃謂之曰幽明異路何至相溷必官舍三夜寧靜方爾超度嗣是果然沈卽召僧度之

庚戌新安方汶死託夢於人云已爲本郡土神矣須
建祠祀夢者發夢於里人且禱之云建祠須里中
雄有力某某願託夢於此兩人方果復見夢於雄
有力者里中神其事卽爲立祠

吾鄉鄭侍郎

大同

一日五鼓擁輿從謁文廟匠人見

之以鄉紳無故謁廟怪之次早跡之是夜侍郎已
薨矣

延平楊明府

大詔舊
令武緣

丁未正月

矣三月有山中人

見於三千八百盤

地名

不知其亡也叩以何往明

府曰吾今授職爲此山土神耳山中人以口語心
曰如此則公亡矣因至其家驗之曰明府正直宜
其爲神也

瑞州周節愍祠以副使鍾祥周憲攻華林賊死難而
作乙卯陳太守重建塑像爲幞頭公服守夜夢有
吏持刺入府稟云周爺取舊紗帽比詢父老云及
見原像紗帽也遂易仍其舊

周節愍祠成偶有扶乩者周公附乩書聯句云提有
赫師計掃華林醜虜天喪予自許孤忠縣日月流

無疆福永安筠郡生靈君錫典特隆時祀享春秋
唐維城守青州拔馮琦鍾羽正于童年唐卒於官後
琦父馮子履夢唐授已以環次日生子命名環子
履自是漸病後復夢唐至云已爲青城隍欲舉子
履爲代子履辭以母老唐因言然則還吾環卽就
案取環去次日環暴卒子履亦漸愈

許三姐者長泰人以湍死木停漳南門厲壇後有建
宇壇傍者守祠夢許氏謂已曰某日吾將赴吉遷
入若趣工速成將以若干金酬若守祠者次日果

於道拾若干金數如所夢因誼傳主祠之神爲許
三姐今欲有所私得帶髮以禱無不響應

曹本孫人洪武間以貢授蔚州判歷陞兵部侍郎初
本父思明夢數人以車載篋至門問曰汝曹某耶
曰是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隸人支體也
一人後至曰曹某應一侍郎兒何以隸體與之其
人大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以散盡奈何後至者
顧視篋中曰此不一侍郎鼻耶遂復與之已而本
生

顏悅道母將免夢琅邪山神至其家顏因別號琅邪
及登第授諸城令因大修治此山

漳州徐鑿居郊玄壇廟人謂玄壇神託生一日徐病
耳夢神謂其耳有穢語朝徐謁神見蒲盧蜂作窩
於神耳徐爲剔去徐耳亦愈甲寅年夢神辭之謂
將他適數日徐病作越半月竟卒

粵龍川千戶張廣無子禱於羅漢夜夢羅漢曰吾爲
若子已而得子閱年十八而抱孫子乍謝人世張
不勝痛忽於門上得子所賦詩末云那堪歸去西

方急空染塵埃半世緣始信子爲羅漢託生

合州李甲孫日照宗者頭斗大面方鼻聳兩耳垂肩
耳中各有毫毛長數尺肚大不能行儼然一彌勒
佛也至二十一歲日有人迎之時父已亡叔問其
託生之故云已華陰睡魔也祖嘗莊嚴法相故來
報恩而二十年不能行走坐享供帳則宿生寃業
也華陰其里中山也蓋甲先是嘗修睡魔羅漢耳
虞吏部淳熙往過德州輒昏噴半日後請箕仙云德
州土神一日於水次見一吏部心竊羨之遂託生

於虞

胡少保宗憲生之夕父夢白侍郎至其家故韶亂時父卽器重之

孫以德狀元初生時父夢諸神護一貴人至曰狀元唐臯也孫因名紹臯後府試郡將易以繼臯

朱元介侍郎初有兄兄初生時祖夢一大貴人衣朱衣登堂拜之且云宜受拜因入內其夜兄生後兄痘時頗危殆祖坐守偶父曉夢前貴人辭之云來尚早兩三年方再來徑出門去祖以語家人其夜

兄卒後三年夢前貴人復來徑入內而朱侍郎生此朱仲成觀察談與金陵瑣事所載爲僧轉生異王士性每言前生是峨眉僧且云所居寥落可念後監司蜀中料理故居而去

劉湛之字元定父爲尚書時長安與一道士周旋道士忽羨其富一夕尚書公堂中坐見道士直趨入內跡之不見遣人庵中視道士適尸解已遣者報命而元定生

舒探花早亡父母痛之凶書其臂曰舒弘志後土官

生一子臂有舒弘志字仍以歸舒

諸生馬憲沂州向城集人娶高氏生二男一女而卒
後李某生一女四歲言前生爲憲妻憲聞往看女
泣言前事甚悉且言生前遺一金環在某處啓視
不謬憲卽具禮抱歸至十五仍爲夫婦今始年二
十餘

茂中記

長泰楊寧波云生平有兩身已一也尚有一身面貌
已也言談已也坐則並坐臥則並臥每告以未來
事卽場屋作文亦在其傍助之唯已見之傍人不

見也至得甲後遂不復見

莆余工部嘗就青山寺買十松券上私加一撇以賴
僧曰千松當畏其勢不敢抗只日識佛曰願爲余
氏子破盡余家財余某初艱子一夕見一僧入其
室夜產男曉而憐愛之男稍長好壞人市貨余輒
爲賂數年而貲盡余竟餓死

績溪許魁宦時枉死一僧比歸見所枉僧登其舟卽
日生一子命名曰舟生舟生少順孝稱父心長漸
不羈落其家後與子爲處州礦盜霸橫一方以死

潁州李興善盜貸劉升麥三石錢半千弗肯償後夜
踰堽登垣行竊童覺起暗刺之鎗貫其喉李去家
三里踉蹌奔歸死死之夜劉升產一犢服役甚馴
越年牧子驅就犢臥不起鞭之牛人語曰李興前
負升債今償已足牧子倉皇報升趨視牛死矣

四年

丙子九月
月事

朱梓令天柱元旦謁神道有一豬隨之廟中朱語之
曰凶耶止此寃耶隨之公庭卽隨入公庭伏兩柱
間攝養豬者至云不見他過惟父趙甲在日失牛

疑錢乙因斃之攝乙兩子至豬輒至兩子前嗅之
縱之直隨兩子歸蓋乙寃未平託生於豬以訴之
耳時甲已死未不罪也惟以豬付子仍刻書示戒
潁州守孫崇先獲巨盜審其贓仗不明於河北市杖
釋之聚觀者衆偶一蝦蟆從柵人中躍至守案前
長鳴數聲旋跳往盜李文信身上口吞者三守疑
其寃卽訊文信文信供同李應學與田子香爭姦
而謀殺子香席捲繩細其尸沈之三里灣河守命
幕往撈半日不獲適岸上蝦蟆復鳴幕卽其處掘

之得一尸繩網席捲文信始供此真是子香尸云

葉河者誰也

三十四年丙午五月事

露書卷之十四

莆田姚旅園客撰

異筭中

歐陽伯宣給諫戊午年出長安將息於江陵黃圃九
月十九日忽日光一團如盞在壁旋而又一大團
繞身又一小團在身後皆黃金色次日水部來謁
正談間復見在壁但半金半淡耳水部胥史云江
陵相公少時有此祥後拜相

萬曆戊午九月二十八日丑時長庚星吐氣橫天如

白練自東向西初起異地漸移尺地至十一月初旬沒

落星多化爲石盧觀察言令河內時落一星其色如銀其堅似鐵視之雖小捧之甚重

丁巳八月四日山東武城縣朱官屯落星三魏官屯落星一各入地四五尺初聲響如雷一塊稍長重一百一十三斤一塊稍圓重四十九斤又二小塊斜長不等一重十五斤六兩一重八斤二兩其形似石似鐵中多窩坎色青黑刮之見白叩之如

金鐵聲

壬寅冬武康官舍甘露降松樹上太師嘗身未幾是
伯世明度位度諸人作詩詠美余亦作云沉靡布
邪動之節父兮母兮頌明府再閱歲是明府卒於
官寺且錫之所謂善餘暇

杜事見
該書

雷管發夏邑平民家爲穢所觸不能升邑宰因以香
水洗之始能升衆目見步步上天如登梯然

卞汝行比部云尉氏縣有人夜洗布眼於庭次早方
開門鄰婦來取火旋覓布不見面以爲鄰婦耳語

其夫夫迫婦婦不能自明仰拉經隨雷擊布家牛
死腹穿布出婦亦隨活蓋布夜爲牛所食主人不
覺而誤指婦婦也

下比部云嘗在長安棋盤街見雷擊一紫馬死旋一
紫馬來雷復擊之而前擊者復活白馬若誤擊然
并說三學漢何氏子不孝於母一日雷在門前震柯
懸室中去地數尺其母見所懸者紅絲一縷耳母
爲叩頭禱哀請命云子死更無所依矣數刻始放
下面雷亦息其子後果更善云

甲辰金陵除夜雷震乙卯十二月念六日次南昌市
汭驛雷震時土人云先是十一月念九日南昌已
雷矣丁巳十二月念七日客新昌早雷夜震豈瑞
雷耶

嘉靖十四年二月孝感雲夢應城三邑天雨粟
朱國南謂上饒簿林天會見福寧州有穀飛來成堆
具獅象牛馬之形民不敢取一夕復飛去

萬曆十二年四月丁未朔夜應山空中赤氣烜燦如
火龍連蜷移時始滅五月丙子朔六月丙午朔皆

如之十人只爲八門閩

萬曆四年八月丙戌隄州建愷星門時門南紫氣自地湧出象旋至先師廟前凝結數日不散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四月十六日陝白水縣明倫堂梁上有香霧噴薄旋瑞氣自飛霞閣起其色蒼碧其狀如鷺鴻游龍蕩漾萬丈徧蕩學宮隨環翔於邑署後樓移時飛布空中雲霞燦爛

嘉靖三十九年陝永壽縣城西武亭河崖穴中出白霧俄而結成人形有乘馬者有步行者雄勇可畏

究有生態至盤道山北皆散而爲有翼螻蟻

萬曆十三年八月丙寅隨州明倫堂階石忽變紅紺色歷兩月始復故色

正德七年三月念三日文登縣秦始皇廟鐘鼓夜無故自鳴頃之火起桑樹樹焚而枝葉無損廟宇皆爲瓦礫而神像顏色不改次日流氓陷城

辛卯六月庚申日慈谿縣郡二五駕船至八都茅家浦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標起血星濺到船上船卽出血濺到人足足亦

出血約半時方止時撫臣常居敬奏稱嘉靖時一見於慈谿而有倭寇一見於東陽而有曠賊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於餘姚有抗民之變今閩人陳中報稱倭將傾國人寇乞加防禦

南州孝廉汪魯望登廬山至幡竿峯日方亭午見佛光金色如巨輪鏡歷金印峯獅子峯凌雲峯隨隱隨發隨人開扇闔扇除笠戴笠并舞指視鏡中之影一與人肖張魯叟主政謂是山光朱爵儀宗侯謂是寶光舒元直明府謂佛光爲是

壬申前中地震見河水簸上墻又天雨絲聞雨鼓子
夜之河干見流星似火拂頭自西而東

辛亥中秋後雨夜在琅邪監司署中登樓望月見城
南雲起如樹高四五丈又如蹴毬一上一下此必
潛龍吐氣耳氣嚴風冷令人毛肅沂州久缺賢書
壬子發科三人意必此爲之兆也

臨邑縣紀家窪地方丙辰十二月地出火光大如斗
色紅黃隨燼直上高二三丈狀能動躍遇一二人
夜行光輒逐人其疾如箭近人一二丈卽止

龍巖縣地名船巷去溪十丈許饒氏居傍一石巨如
大屋形如虎踞甲午五月初五夜石忽走入溪中
爲下流水口之障水分石東西流

前甲辰十一月初九日地裂數處湧出黑砂志載之
已至十二月五區地生毛長三寸如猪鬃次年乙
巳五區有馬留精其將至也先有硫磺氣散砂石
於屋瓦旋見其人穿黃以舌入人嘴有二鬚入人
鼻以侵人血其人侵後黃瘦欲死因是人家皆明
燭聚守驅之者以挑柳樟三物此志所遺

聖中盧公漸家井中忽作浪濤欲出井流者一日始定後亦寂然未見何祥

巳未二月廿二日下午京師忽沙霾蔽天家家上燈以爲日晡矣久之間朗則堂奧沙長半尺是日遼陽失事大將劉綎杜松道臣潘宗顏皆陷沒天變可不畏與漢書云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流血千里營頭者黑氣也來陽伯謂爲黑沙晝晦者

忌誤

宣德間嶧人王佐令榮澤時母病冬月思桃佐禱之

濟瀆神池中忽浮出二桃母食之病愈池中出桃

殊屬神怪

攷之宋時泰山枯石河乍湧泉二十五

李流出差小而甘果

從何來尤為異事

浦口守禦門前一障壁原畫一犴云 太祖所設以

款隔江儀鳳門內獅子山後一守禦每五鼓下操

馬至壁前輒驚跳守禦怪之因撤此壁自是江水

嚙地五里許詢之士人云先是渡江覓鹽五里始

上船今船直至浦口城墻下矣

福州舊有讖沙長南臺狀元來一日沙忽長里中以

爲必出狀元及福清施民志卒狀元孫繼舉往弔
之兆止於此孫無錫人施爲守時所拔士

福州有古讖南臺沙合河口路通前出狀元後出相

公宋時曾沙合近壬辰前洪塘復沙漲已而翁宗

伯 正春 及第葉相公 向高 入相

先是秣陵科第稀相地者謂水聚於武定橋儒學前
宜設橋以關水神因設文德橋草創以木後以石
易之豎極橋下得一罈罈中有錦鯉三又金鎖甲
一人以爲鼎甲之兆嗣是焦朱顧相接及第

王弁州監司吳興初至見一人在稠人中高倍於人
私意其擔梯看已攝之乃身長一丈者因收之門
下出則令負戟前驅索對終不可得惟云有妹身
與已等

吾鄉黃石街每遇丙年自塔邊至少卿方伯坊門前
各列古玩於中道云禳火災觀者肩相摩丙申年
人抱一兒自眉以上長一尺

秣陵錦衣刁千一育一兒三歲矣頭忽大如斗面猶
如數月者或云母夜見一蟹在頂放光燭室餘人

並不見 辛亥年

應山縣南駱家村盧廷文妻張氏姪十四月生男周

月而頭長三尺五寸闊七歲亡

萬曆二十五年

李宗定僕曰裴文顯者妻有四乳生子皆有乳余鄉翁肖石四乳二子亦然然生業不見異人

隆慶二年秋山西男子李良雨變爲婦人良雨有妻張氏以不相能而黜向同夥耕作至是忽腹痛久之陽漸微祇以爲病虛久之則有月事始知變爲婦人也

吾鄉林氏居金陵生一女曰壽長乃變作男後滯其
婢人始覺之

秣陵聚寶門外孫繼祖母半陰陽人每以醫游諸巨
家霑染不少後與媳狎子恨而殺之

正德二年應山民張必顯妻生毘長三寸暴死

嘉靖十年六月甲子應山民劉思祿妻岳氏產男赤
髮肉角三目手口如鷲

三十六年南昌宗室婦徐氏生子青臉鳥嘴紅髮手
上有翼初生下盆能跳跳上卓旋跳上床旋跳上

梁云吾與汝三世冤業旋而落地死後亦無事其
母至今在

貴州李華妻劉氏生子兩頭四手四足良久身死雷

鳴電掣

嘉靖十一年
二月初四日

己酉年六月二十三日繁峙縣曲河都上寨李宜臣
妻牛氏生二女頭面相連手足各分一女一眼一
耳四齒兩足兩手一女一眼一耳四齒一手兩足

李本寧
人荷呈

黃安周侍御家婢產一子三面四手四足兩腹一身

周惡其怪埋之城隅越日餘視之猶生亦人瘠也
戊午閏四月十六日遼東孫應登妻余氏生一子猴
相頭有二角門牙四個身上有毛落地有氣隨死
應登廣寧蓮花池街民

京山城中民婦生子一身五首隔一日此婦復生一
子高四寸須髮俱備旋而二子並死

癸亥年

解夫性字覺之秣陵武狀元解元之子其家僕婦蘭
氏有子四十一一年四月十六日忽生下鷄卵數百
大小不一

余嘗見友人妻李氏死時身縮小又吾鄉陳龍泉居
秣陵善邵子數一日忽不識字然其人事言語猶
然故吾也此二事昔皆有之見夢溪筆談惟趙城
一村夫一生只食小米遇大米飯卽見滿盆蜂蠆
不敢近口誠怪事也

真州岡子上汪某外商妻與人通有孕汪歸勒死之
死且七日行人聞木中有聲因開視見其妻側臥
旋甦扶送其家越月而生子迄今並無恙

戊午仲冬事

蘇總應鄉試正初場僕暴卒蘇不敢聞於主人姑捲

以薦而去在場中落筆於地筆忽若有人送還坐
上及出場見僕方鼾睡詰之云隨蘇入場原未死
且云見有戴小紅旂者數之共九十人蘇亦在數
中蘇不信僕云秀才落筆我爲拾起如何不信蘇
始異之是歲蘇舉於鄉

胡翼雲謂其邑周紳秋試初場之早其僕忽死周思
告主人卽須收拾有礙場務因以薦捲置門後徑
入場比出場其僕持燈迎之周訝云汝死矣安得
速活僕荅云我原未死同主人進場耳周叱以爲

怪僕云主人落筆非我拾起耶周奇之因問場中
作何景象僕云此科該中者面前各插一紅旂主
人紅旂同邑胡曉秀才加一黃旂是科周與胡並
舉胡連捷此與蘇總同恐一事而傳者異

洪洞東門一木匠常變爲狼一日女欲看求父試變
父既變不知爲女斃而噉之

東粵土蠻有挾術能變人爲驢爲驅使者變而未久
猶能呪使返人昔有被變者親戚跡得其家卽變
人還之因問爲驢時氣味云爲驢時却忘爲人食

草殊不覺苦

陝澄城人石道立面忽生惡瘡神潰亂如祟自誦云
鬼火三更夜鶻聲二月天又云土埋千古恨月照
一天愁又云窮猿悲夜月孤鴈唳秋風又云孤窻
荒墳空夜夜琪花瑤草自年年俄而索水與之碗
水一吸而盡又誦云飲瀑布之清泐迴膏肓之沉
痼卽瞑目臥旋瘡腫消而甦叩其向句茫然不自
知蓋嘉靖庚寅夏也越次年夏六月妻死其日正
去年誦詩日也

龍溪唐大會入海截比目魚忽推拔不起潛探之惟
入棺中拔起手探得銀一錠因以草塞孔歸呼子
往不見棺矣回視所得銀有文曰修船工匠銀五
十兩此隆慶間事其家故貧于今五十載發至萬
金矣

秣陵倪某夫婦賃一室大中橋賣蓆偶於地中得銀
一錠窮之則銀堆積船頭中因語其婦曰此船頭
耳船身尚在屋主房內隨漸次買其屋掘之一大
船銀滿其中因大富子後爲光祿蓋古秦淮甚寬

此船應在河中喪亂之際屋宇燬敗遂淹沒耳

嘉興諸副使偕布衣時出郊見片紙在地鼓漫之隨

一老人至見以杖截紙諸公問之荅曰紅蛇也隨

一少年至拾而啓之則一荷囊也內貯四大錢諸

因嘆曰四錢之微非吾物則爲紙爲蛇

見開紀訓
載卽士英

事與此

畧同

余鄉方子凌早見門前亂紙一包旋而丐子拾以拭

瘡仍擲故處終日行人絡繹旋拾旋擲皆以瘡汚

故至晚子凌亦怪其不潔以火焚之紙盡而內皆

金釵銀賣之適得五十金家遂以富財之得失信
有定分也

當塗趙指揮室燬就室中挖土築牆得金銀一窖上
皆鑿嘉祐字衆競奪有賣米者奪得三百金恐沒
於官藏之伴貸於富室富室亦知伴貸之一兩年
取已所藏銀化爲綠水矣依然一貧人也

見開紀
訓載嘉

與一賈人藏銀數百兩其子竊發則水也
後賈人歸發甕怪其位置撥亂畧與此同

撫州鄒基七年二十至永安縣開鑪冶鐵發數萬金
及四十九歲婢常於牆脚得銀鄒視之所藏銀也

發所藏密銀皆他徙所存不多矣

西初廣積庫銀重數百斤夜卒

庫飛出爲書生所得

見事不可以差湖

余鄉陳客卿曾祖母林氏居臨流嘗見錢流水面方如席大者十數席引手招得一串入告家人出卽不復見矣

寧洋秀才廖天經鋤園掘出一罇見錢滿罇中適背有呼者轉頭答之及回頭只一空罇卽不見錢廖因嘆事有分定後絕不生計校

許岩長之祖夏夜坐庭中見羣物如蝶飛過鏗然有

聲以扇招得數枚則皆兩錢以邊相頂而飛

太祖往在蠡湖風作纜缺令兵士各捐少髮集成三
纜後棄於湖久乃作怪今江船所祀繫三秀才是
也

金陵鐵塔倉一鐵翦上覆以亭不知所設亦不知何
以在此先是倉中多失米謂是翦作祟今上米者
歲一祭之

婺源邑署中有古爵久而爲妖人呼曰爵鬼漳浦吳
瑄爲令每朝祭多竊其衣冠隱去必禱祀始還故

物

濟寧一副將東征得一刀時時室中鳴鳴卽祭之劉
廷柱爲克守欲之旣得置床頭一日刀自躍出室
頃之決一蒼頭未卽遣歸蒼頭夜持此刀殺劉反
其家七人後解審旅次解役插刀於地主子女就
看裙拂刀刀躍起去地尺

蕭俗除夕則投燈檠於火盆中燒之除舊之意也有
魏宗倫積而不燒一日鐫戶他出有羣女門前買
花買後竟不出還錢賣花者大詬而去魏歸鄰以

告魏求而不得其故已而墻下見燈檠各種一花始知其爲妖

萬曆乙亥正月孝感縣因築城西北湖滄方就築地中鏗然鳴掘之得一函函見風燼而古鼎見蟠腹麥口三足兩耳體被五色空青結綠與天並瑩中有識皆古韻籀文大小凡六十字攷之周仲父鼎也鼎甫出而有紫雲蓋之二青鳥時時回翔其上夜所置處有光屬天

秣陵司馬氏藏書頗富近日壁挂古畫上忽火起延

及書籍並付煨燼火從書起昔所稀聞

司馬氏古畫生火余竊怪之比見李宗定云其家藏書嘗書中火起始信司馬氏事非怪陳山父言藏書家每筒須以春意一冊藏其下不惟辟蠹且辟火故呼春意曰籠底書

異篇下

松江張黼未第時夢老翁告之曰汝他日中式定在狀元前覺而思曰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殆在孫山之外矣及丁未得雋於南宮名在十五費

閩老鷺湖名在十六是科鷺湖狀元及第計得夢
時鷺湖尚在強祿中

廖梯九里湖或夢夢見西山日將落傍一束柴窠而
意殊不憚解者曰木在束中困字也日將落者日
不多也先生因無多日矣廖果以是年中第

夏言少貧嫂不悅其攻舉子業嘗卜之神夢神令問
嫂夏難之後不得已而問焉嫂以譏之曰相公相
公夏喜謝嫂嗔曰砍頭後皆驗

績溪胡少保

守憲

在諸生未知名其族胡文彬負時

聲夢與少保同榜慮少保名微不入格則誤已前
進每入場必先至少保許諄諄誨諭少保心感而
未諭其意是科少保中式文彬竟落第後文彬歲
歲入場必與少保適背無訖厚相視先是鬼神見
夢以告文彬

李本寧先生之先人方伯公嘉靖戊午年入 賀在
都中秋夜集茅狀元宅一友云今日子弟入試者
場事畢矣有佳兆必作異夢方伯公夜夢一人云
府縣道都同主考有南北之異時本寧先生方十

二方伯不知其解比甲子歲本寧生應試方伯
公送至鸞臺寺有相者進謁其貌解戊午夢中所
見者方伯公啞然笑問之因舉前夢曰吾發科時
府縣道皆居首今予與吾同吾捷時主試者南人
今主試爲北人予必捷矣果然

張鰲字體極諸生時求夢九鯉湖夢同其諸父曰五
叔者至李宜春家對其叔曰水火爐是吾家物何
不携歸李嘗爲潁州守轉臨江丞而歸張意已業
亦若是耳後釋褐合州轉保寧丞自知不免時播

州初平忽有播守之議當事者檄先攝行府事行
百里而病作水火不適再閱月竟卒時僕曰五叔
者自家適至

袁坤儀初名表丁丑擬元以策佩直下第後夢袁黃
作會元因改名黃比丙戌登第會元爲袁宗道而
黃汝良次焉

沈君典丁丑狀元戊子年焦弱疾夢君典驅牛在前
已驅牛在後次年亦及第

翁宗伯 正春 初爲龍溪諭將計偕夢 之云三人

同行必有死故比去京不五日所携兩僕一死於
旅次已復病垂困慮與夢符且有歸志一友勉之
至京是科及第第一人同登爲史繼借顧天垓始
悟死故之夢爲神

方伯文駕部戊戌會場後夢臨大江見一雁鳴而來
開視有一犬帶鈴在內其年中第

曾元贊太史初讀書福州鼓山偶夢見一佛叩以功
名佛曰揭一葉二張卽中曾醒不知所謂後鄉闈
主試爲張脩撰禮闈主試爲葉相公房考爲張檢

討數亦前定矣

桂陽諭余履盛黃岡人萬曆戊子應聘分較滇關甫
入關夢得兩錦熬異色盈丈芬氣襲人後錄八人
唯朱觀察化孚趙柱史日亨成進士卽其兆也

舒進士

日飲

登甲年先一夜夢登滕王閣見一人謂

之曰君功名盡在閣上舒詰之荅曰屈賈誼於長
沙舒後令泰興以拔薤改教新安旋豪家修徃轉
吉府紀善吉府正在長沙

廣漢胡繼先將授職夢兒在孟戴給諫解之曰兒在

孟中是孟字君當與孟氏有緣及選鄒縣孟祠久
圯胡侯始修之

安福王振奇己未禮闈本房得其卷夜夢一女子刲
股焚香迴環左右後詰振奇始知其母有刲股之
事狀與夢合

息縣黃基固戊午年夢一竹匡自天而下束其首快
快不樂後秋試其題爲一匡天下遂捷於鄉

新安汪元兆發科之歲元旦夜其姬人張氏夢汪首
頂紅棺木私意汪必死後放榜汪名在合縫處印

鈴其名上始悟夢爲先兆也

汪乙卯中

張禮極甲午上春官偶夢句云復見天心妙化工于
梅蓋雷從地奮揭姓字于桃花人以大魁期之不
驗

漳平張克家九鯉湖問功名夢中聞兩語云讀書功
名就只聽鳳皇聲張喜甚有謂之曰何時得有鳳
皇聲後果無成

余鄉吳中行有名賢間辛卯科夢左轄贈以七夫自
意必中謂中則一橋一楨一傘用夫適符其數也

比初場文字以七夫犯格帖出

余鄉黃石街江氏子科場年索夢九鯉湖仙曰江門
中江氏以爲必中矣酒菜鼓吹業已暗備及揭曉
而中者張濤張號江門也

黃廣文者金陵人以廣文赴禮闈試夢人云洞房花
燭夜金榜挂名時私意禮闈必得僑後不驗殊訝
之比復任讌飲演西廂法聰云和尚洞房花燭夜
教官金榜挂名時始知夢驗於此

胡中丞君直脩兵懷來時子翼雲太學於甲寅年夢

陸善移於署街有匾字曰思廷柱保定曰程督
崇新等關山曰程督馬門等關王庚申果巡在
保定

李本寧先生年將四十尚未有嗣息祈夢於神夢神
告之曰若欲生子須龍虎夫人後生宗衍者江氏
屬戊辰生宗定者張氏屬戊寅生宗工者羅氏屬
壬辰良驗

吾鄉秀才吳金陵初日者以爲齋壽且艱子金陵力
行善事且供白衣大士甚虔年五十夢大士云爾

多善行今且送泰山記事功曹爲爾子是年生子
彬彬字文中以繪事冠海內見所生有自矣

林貞肅

俊

夢軍甚夥各戴紅帽圍已時方効僧繼曉

寤而頗思及旦有惠紅菌者始悟乍夢烹以試犬
犬立斃

莆城先未陷倭張秀才磐夢月墜地月中一老人言
曰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滅王綱破土成歷午未至
酉申午女界號令明重熙歲見太平後倭自戊午
入閩至壬戌破莆城皆驗月陰主兵所云天兵者

俞部督兵甲背背書天兵二字遣兵入城密期為
倭所得因殺兵令脅從衣其甲期以給城中至
夜以布梯之登城比登倭也城遂陷土成者城也
重熙者戚將軍繼光字也歲者莆音帥與歲同後
參辰將軍平其難

余鄉林彰德

鳴志

戊午偶病嚶語中似有傳岳使君

遺者時督學行部將至彰德意其人也及閱刺乃
此地游仙岳正拜又有小札題四句云昔為小西
湖今成黃沙路堪嘆兩龍脉已枯不知何時還復

故湖故岳公所開次年徐監司修濬故址閱月而
彰德沒沒後月微茫有人見彰德緋衣偕兩貴人
徘徊湖上

費無學丙辰年登滕王閣作詩十首皆譏刺滕王是
夜無學宿倡家夢滕王責已旋遣蛺蝶數百吮已
肌肉立盡少日陰生疔瘡遂淋至盡如奄人然旋
遍體楊梅次年下世

游元封病劇昏睡中見屠長卿爲閻王因謂其子勿
礙曰余所見若是恐不起矣後果然

績溪張汝功云其邑北門內有白鶴觀觀內有汪公
祠甲寅秀才胡名佐夢觀前揭一榜已名居首沾
沾自喜意乙卯秋闈必首選其冬夜觀中演戲忽
作怪風火起汪祠人爭避火觀門前階級甚高人
手背相推跌死階下者百七十人胡預其中唯胡
爲秀才則夢名居首之意也夫門階卽高何至斃
多人今受禍獨慘鬼神實司之矣胡離城十里住
是日在城還家已行三里而復回信有數也

楊志與合肥人鄉科爲令謫閩某司照磨署莆田篆

嘗病夢玉皇呵護之已而游林彰德楓林別業見
所建玉皇閣像卽夢中所見者因任莊嚴並置香
火之田後偶醉登閣復夢玉皇責之中夜而衣冠
謝焉楊戀戀楓林不忍去歸里後楓林僧照晃夢
楊來若生平久之楊凶問至

洪洞盧別駕

夢鳳

壬子臘月朔夢在頰宮作課題爲

公行子有子之喪盧問有子之喪是父母乎是子
乎或荅子耳閱五日盧有次子之變

丁酉春子夢遊一殿宇天雨初晴月光猶濕因題柱

曰似淡似濃松杪月半香半落雨中花是年冬遊
蜀

辛丑春蜀歸泊新灘暴雨入滂無容臥處少頃交曉
夢遊一官舍舍後連廊臨水采色炫目簷外十二
峯青翠如染峯各一龕龕各有大士俄而張體祿
衣冠而前共看懸鳥余薄其架鳥忽作兩語云野
鳥催人速歸去好花終日爲誰忙嗣是客南都五
載始遊齊齊得十二兆以此乎

辛亥初夏余泊舟鎮江之奔牛鎮夢得二句云雲今

只在中住劔反爲龍四海飛時人瑯琊閱歲游
燕游晉游西楚人如飛蓬歲無寧畧

癸丑余在洪洞將歸夢爲高郵方四題齋中云性癖

只攤書屋角閑栽花半畝金空因結客牀頭賸有

劔雙龍

余嘗訪漢表於方邸方時外游未識半面但齋頭有聯句爲許恕先作而署余名見

夢爲因也

甲寅十一月廿一夜余在新昌尹署中夢作詩二首

云秋孫一片綠秋霜滿地青雙車桑落酒明月出

烏亭銀鞍馳遠道秋葉不停乾莫惜歌樓醉紅顏

恥次殘夢中見郭聖胎云秋孫卽禾孫也

壬戌年會李本寧先生於家云二十年前曾夢兩語
云宮殿生秋草君王在白雲已不解其故或以後
三殿災應之

南昌王孫朱康侯丙辰仲冬生日夜夢游一山見五
十餘人追已過數嶺有人曰赦之矣追者示一牌
上有詩一首康侯醒而猶記兩句曰世事六還六
人情三復三後三十三歲有同宗之譚康侯未與
其事也而波及康侯三十六歲因其餘壽而備別

端產業遂蕩然

李宗定夢遊地府作白虎殿記記及歌不過奇然夢中所歷款款如畫一段奇事也蘇長公強人說鬼至令人姑妄言之此真有鬼焉可不錄序云壬戌八月六日之旦余病胃痛不止起披衣坐覺有人戴氈巾貂圍項者逐余隨之行烟霧中不識其人面目引渡一長橋橋石皆如玉入一宮門見殿榜曰白虎黃金瓦覆梁棟柱礎悉七寶莊嚴或香木爲之一人冠保和冠緋衣大帶引者指曰汝祖也

余下拜祖呼余名不曰營室曰復生蓋余小字復
七惟易七爲生因撫慰余勿怖王欲汝作記耳余
對曰何不召父來祖云汝父年老難卽遠道因引
見王者偉幹長鬚服冕執圭祖命余以臣禮拜默
語余此漢文帝也少焉一人冠方巾衣月下白衣
面多髯祖云此李滄溟先生爲是殿主類今大學
士少焉一人衣綠袍美丰姿巾與李公同祖云此
宗子相先生也掌殿左修文院又一人白裕冠三
角巾貌蒼古祖云此謝茂秦先生也掌右文書院

余皆拜之王乃率群公袞冕玉帛告上帝曰重修
白虎殿召李賀七十二世後身授以修文院主簿
爲之記乃過修文院院書列架架刻龍鳳錦軸牙
籤真所謂羣玉策府授余苔葉箋形象芭蕉色正
綠俾起草爲記係以長歌草畢滄溟先生易歲在
嘉平四字持呈王王命書于碑碑猶人間製其質
則玉一人唐進士巾黃衣揖余祖祖曰此太白先
生也一女子從祖語余此湯家玉兒羞亂國家但
以其有仙分世世罰爲捧硯人又一人身短爲杜

子美兩人身長爲賀季真王摩詰冠服與太白同
季真笑而不言摩詰謂余我詩青草葦中辭夏口
非過也可爲我正之因與太白大笑而去莫知所
之余書碑畢復王命滄溟先生復與余曰此中最
重文章又奇袤也乃惡道詆毀先輩大雅者受刑
獄最苦世有兩人其一已墮阿鼻其一將不免尊
公于文邇澆漓時爲中流砥柱如孟子之闢楊墨
上帝命昌大其子孫使之壽考又言予一百二十
世爲人都姓李李長吉有七言律詩六十七首未

傳表弟棄其草廁中時見仙多唐晋衣冠不能詳
叩姓名余問祖王鳳洲兄弟何在曰在世間爲宰
官已私問祖余兄弟終身若何祖云汝可某官壽
若干汝兄汝弟非碌碌者汝弟李嶠後身也頃之
王以二筆賜余一金管一玉管余袖以謝王命以
馬送余回儀從若進士及第狀滿目皆奇花異草
馬忽蹶草中若墜深岩紅光奪目微聞從者言轉
馬接岑嘉州倏然而醒余初入夢類歷陰肢體冰
冷母氏及家人惶迫環守旣醒索紙書其往來踪

跡并記與歌于左 天王歲在嘉平作白虎殿者
地下修文之所也梁棟傾頹王乃使工師得大木
從端門及殿燦然一新諸才人畢集司是殿者爲
東海滄溟先生董其工則吾祖五華公也宗子相
謝茂秦爲左右記室命馮夷擊鼓靡女吹簫贊相
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非玉堂金馬之比其瑤臺
瓊室之倫乎王乃以玉帛享天召李賀七十二世
後身爲文記之而係以歌曰高殿聳崔巍琪花滿
太微帝子瑤容白雲鄉才士如雲屬高陽命我執

筆賦登堂如椽之管屬大方小玉焚名香瓊妃酌
壽酒我爲王壽王起舞萬年雄氣不消磨沛發胸
中慷慨多李白醉酣騎鯨去杜甫知章同逐波空
中寄一紙苔葉箋我爲大明七子作百言歌 其
跋云余不嫻于詞此記與歌膚淺類村學究語侯
道華云天上無愚惜仙人余所夢皆古今作者安
取余詞災石無論古人固未省識然否卽先王父
貌稍腴較影堂寫照亦不甚似謂余一百二十世
轉身都姓李邈不可考考李長吉至今亦未必有

十二世但就夢中所記殊了了不敢以己意更
鼠聊供吊詭者談塵之資云爾